



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施行赦书文书考释

陈瑞青

摘要：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收录的第 28 页和第 98 页文书中均涉及到南宋初年，施行赦书事项。本文对这两页文书中的赦书进行了考证，认为该赦书就是宋高宗即位赦书。作为统领陕西西路勤王部队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将高宗即位赦书作为处理溃散兵员的依据，表明陕西在建炎元年五月已经拥戴南宋政权。

关键词：赦书；入援所；溃散兵员

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共 109 页，其中有两页文书涉及到施行赦书事宜，分别是第 28 页和第 98 页。孙继民、张春兰《北宋末年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考释》一文对这两页文书均有涉及，该文指出第 28 页文书大致形成于靖康二年（1127 年）四月或其前后，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给某部的牒文，要求其按照赦书的指示处置啸乱军人，并将处理情况照会“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关于第 98 页文书，该文认为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的并设机构鄜延路都总管司的牒文^①。张春兰《〈宋靖康二年某路经略安抚司牒为施行赦书事〉考释》一文对第 28 页文书进行了单独考释，其大意与《北宋末年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考释》一文相类，并无太多新意，在此不赘述^②。第 28 页和第 98 页这两页文书时代相近、内容相关、笔迹一致其间必然有内在联系，尤其是第 28 页文书涉及到招收溃散兵员的依据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考订。为研究方便，兹将这两页文书分别逐录如下：

第 28 页文书：

[前缺]

1. 帅守不曾差官总率，见今啸乱^乱，
2. 未敢出首，无路自新，并限壹月^前
3. 所在首身。其已前罪一切不问。并
4. 放令逐便，军人依旧本营元职
5. 名收管，仍免职辖官司及本营^勾
6. 当。已牒管下州军，别下诸将，一
7. 依前项
8. 赦书施行，并申
9. 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照会，照会

① 孙继民、张春兰《北宋末年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

② 张春兰《〈宋靖康二年某路经略安抚司牒为施行赦书事〉考释》，《文物春秋》2005 年第 2 期。

10. 讫，别付书写副都总管机

[后缺]

第 98 页文书：

[前缺]

1. 今备準
2. 略使衙札子在前，候到请详前
3. 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及
4. 赦书内指挥事理，照会施行讫，希
5. 文回示。谨牒。
6.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三日
7. 管 鄜延路副都总管机密文字

由于第 28 页文书没有确切纪年，孙继民、张春兰在文章中对其写作时间进行了推测，大致推定在靖康二年四月或其前后，这一时间段过于宽泛。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其研究成果没有在史籍中找到与文书相互印证的赦书内容。如果在传世典籍材料中找到赦书材料的话，那么该文书的写作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实际上，在《三朝北盟会编》中确切记载了赦书的内容。建炎元年（1127 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正式成立南宋朝廷。赵构即位当天即发布赦书，大赦天下。由于赦书的内容比较繁杂，文书中只引用了赦书中关于处理溃散官兵的内容。现将赦书内容引述如下：“一应军人丁夫等逃亡及溃散官兵并州县百姓，因金人所至，令失业之人，皆因有首领统率，原其本心皆欲勤王，止缘道路不通，迁延日久，粮食不继，因而取给民户劫掠。逐路帅守不曾差人总率，见今啸聚未散，出首无路自新，限一月于所在首身，其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并放令逐便，军人依旧本营元职名收管。仍免所辖官司及本营问当。其少欠官私债负，并与除放”^①。除文末“问当”文书作“勾当”外，这条材料与文书中所引赦书内容一致。这说明第 28 页文书应当形成于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之后。由于文书中提及“御前军马会合入援所”这一机构，这为确定文书写作时间的下限提供了线索。据孙继民、张春兰《北宋末年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考释》一文可知，“御前军马会合入援所”存续的时间大致是在靖康元年（1126 年）闰十一月丙辰至建炎元年（1127 年）七月丙午。因此，第 28 页文书形成的下限是建炎元年（1127 年）七月丙午。明确了赦书的写作时间，我们就可以断定第 28 页、第 98 页文书中的赦书，均应是指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赵构颁布的赦书。因此我们可以参照第 98 页文书进一步推定第 28 页文书的写作时间。第 98 页文书中称：“候到请详前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及赦书内指挥事理，照会施行”，在“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字前有“详前”字样，“详前”即指施行赦书事宜，这说明第 28 页文书在第 98 页文书之前。也就是说，第 28 页文书的形成时间是在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前。“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所见最早使用“建炎”年号的文书是第 39 页文书，这页文书是建炎元年五月十九日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给第七将的劄子，主要询问有无招收到秦凤路士兵事宜。值得注意的是，第 39 页文书虽然涉及招收溃散兵员，但没有援引赵构的即位赦书。这说明至迟到建炎元年五月十九日后，鄜延路已经正式接受南宋政权领导，但没有以赵构即位赦书作为招收溃散兵员的依据。据此我们推断，第 28 页文书最有可能是在建炎元年五月十九日后形成的。也就是说，第 28 页文书形成的时间大致在建炎元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之间。

关于文书内容的层次，《北宋末年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考释》一文有详细的论述，在这里只做简单介绍。第 28 页文书第 1 至 6 行“勾当”是文书的第一部分，为赦书内容。第 6 行“已牒管下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 101，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 743 页。

州军”至第10行为文书的第二部分，是对贯彻赦书的具体安排。其中含义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含义是要求管下州军向“诸将”汇报贯彻赦书情况；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向“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照会执行情况；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另写报告副本交付主管机宜文字保存。第98页文书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共分为两个部分。第1至5行为第一部分，要求行文对象将赦书实行情况向鄜延路都总管司汇报。第6、7行是文书的第二部分为文书的落款，包括年款和名款。这两页文书的撰拟机构都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第28页文书“别下诸将”字样，由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均出自鄜延路第七将，因此可以断定其发文对象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下辖的保安军第七将。

第28页文书尽管所存文字不多，但对于研究西北军队在南宋初年招收溃散兵员措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范致虚组织的陕西五路勤王部队东出潼关，一路小胜。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十一日，由于轻敌，结果在邓州、浍池之间的千秋镇受到金军骑兵冲杀，“王师不备，遂弃輜重而奔，死者几半”^①。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留居陕府，范致虚收余兵入潼关。尽管范致虚组织的勤王部队最终失利，但范致虚领导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迅速组织进行勾集溃散官兵工作。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18页文书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给第七将的牒文，牒文引述了“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关于处理溃散兵员的指示，要求第七将按此执行，其落款为靖康二年四月初四日。这说明在靖康二年的四月初，“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就已开展召集溃散官兵任务。根据第18页文书内容我们大致知道“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处理溃散兵员的意见是：“溃散人已特与免罪，许令经所属出首，即团结管押赴军前使唤；如不出首，即将所有家产尽没入官，父母妻男、兄弟子孙并收管禁系，昼监夜名；赏钱壹阡贯，收捉得获，依军法施行。”除此之外，还要求各地招收弓箭手应付使唤。从上面文字信息不难看出，“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对于出首兵员仍然起用，并招收弓箭手作为补充，以解决兵员不足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可知，“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在千秋镇失利后仍采取积极应对策略，防范金军西进。第63页文书是靖康二年四月十八日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给第七将劄子，在文书中也要求“指挥火急差人勾集溃散官兵，及申民兵等差官管押前来。沿河寻先例应使唤。”这是“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招收溃散兵员措施在鄜延路的具体实施，从文书中我们知道，这一措施在鄜延路得到贯彻。第96页文书是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保安军给第七将的牒文，牒文中援引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对于处置逃走士兵的意见，要求第七将按此执行。第64页文书是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通庆城第七副将给第七将的申状，主要向第七将汇报通庆城出榜招集诸处溃散兵马的情况。第63、96、64页文书说明“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招收溃散兵员措施在鄜延路下属的保安军、第七将和通庆城均得到实行。上述文书反映了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前，“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处置溃散兵员措施在鄜延路内部的执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宋朝廷已经瘫痪，“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对溃散兵员的处置措施应是自行拟定的，并没有中央政府下发的公文依据。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南宋政权建立以后，“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接受南宋政权领导，开始援引五月一日颁布的即位赦书作为处理溃散兵员的最高行政依据。

通过史籍材料，使第28页文书中赦书内容得以确认，可以纠正以往研究成果中的错漏。在《北宋末年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考释》和《〈宋靖康二年某路经略安抚司牒为施行赦书事〉考释》两文中均对文书中的“总率”进行了解释，认为“总率”是宋代军队中某类或某级军将的俗称。并援引《宋史》卷369《王渊传》史论，称南宋初年将领王渊，“以总率扈从有劳，遂至骄盈，失将士心，自取覆拜。况结托康履与光世一辙，乌足道哉”^②。所谓“总率扈从有劳”一事，据本卷《王渊传》，传主于靖康元年（1126年）为真定府总管，不久率部归附康王府，“康王即皇帝位，渊与杨惟忠、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群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始置御营司，以渊为都统制，扈从累月不释甲。帝如扬州，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寻改捧日、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辛丑，第70页。

②《宋史》卷369《王渊传》，第11494页。

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進保大军承宣使。”^①在赵构称帝后，王渊任都统制“扈从累月不释甲”，可见前云“总率”是指“都统制”一职。因此推知文书中的“总率”是“帅守”之下的一级军将。但我们通过对比《三朝北盟会编》中赦书的内容可知，“总率”并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应当解释为“统领、统帅”。关于“帅守”不曾差官总率造成啸乱也不可以指实。赦书将北宋末年各地发生的啸乱，归咎到帅守头上，实际上是要博得百姓和士兵的同情和谅解。在未找到史籍中的赦书之前，仅仅根据文书内容加以推测，产生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体知道，第 28 页文书中援引的赦书是南宋政权建立当天颁布的赦书内容。“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在建炎元年五月十九日以后将赦书作为处置溃散兵员的政治依据，表明其正式接受南宋政权的领导。同时，赦书内容的确认廓清了以往对文书考释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对于真正理解文书内容，发掘文献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河北 石家庄，050051）

^①《宋史》卷 369《王渊传》，第 11486 页。